

蓝色的海豚岛

斯·奥台尔 著

少年儿童

学院图书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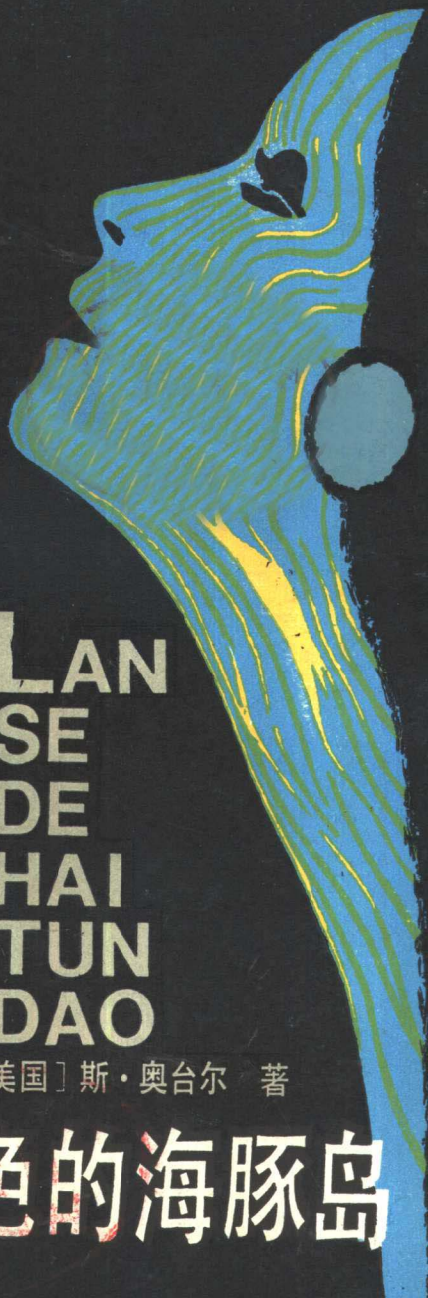
2.8



LAN
SE
DE
HAI
TUN
DAO

[美国] 斯·奥台尔 著

蓝色的海豚岛



1712.8
3

蓝色 海豚 的 岛

[美国]斯·奥台尔著
傅定邦译
许明耀绘图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Scott O'dell
**ISLAND OF THE
BLUE DOLPHINS**

蓝色的海豚岛

[美国]斯·奥台尔著
傅定邦译
许明耀绘图·装帧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(上海延安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儿童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156 1/32 印张 4.75 插页 2 字数 93,000

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 34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4042 定价: (四)0.39元

内 容 提 要

太平洋中有一个岛屿，外形象一条在海洋里晒太阳的大鱼。岛的四周有蓝色的海豚在游泳，有海獭在嬉游，还有许许多多的海象和海鸟。从前，在这个岛上住着印第安人。他们受到捕猎海獭的俄国人杀害，后来离开了该岛到东方去居住。他们离开时，遗留下一位年轻的姑娘。本书就是讲述这位印第安姑娘——卡拉娜的故事。她在海豚岛上孤零零地生活了十八年，等待援救她的船只到来。她独力修建住所，制造武器和捕猎用具，和野狗斗争，捕猎海中的动物，经过不少危险才得以生存了下来。

本书在美国曾荣获过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等七种儿童文学奖。

前 言

斯·奥台尔出生在美国洛杉矶，是新闻记者，也是加利福尼亚的历史权威。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有多部。《蓝色的海豚岛》是作者为少年读者写的第一本书，曾先后荣获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、约翰·纽培莱奖等七种儿童文学奖。事过几年，他的另一部儿童长篇小说《国王五世》，又荣获了约翰·纽培莱奖。

在离美国加利福尼亚海岸遥远的地方，隐约出现一片粗糙的岩石，就是闻名的圣尼古拉岛。据历史记载，在1800年，有一位印第安姑娘，曾在这个小岛上，孤零零独自奇迹般地度过十八个年头。《蓝色的海豚岛》就是根据这个素材创作的。

这部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。我们读起来，就好象跟着女主人公卡拉娜到了太平洋里蓝色的海豚岛。啊，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海岛呀：

“我们的岛有两里格长，一里格宽，假如你站在岛中央耸起的一个小山上，你会认为它象一条鱼。就是说象一条侧躺的海豚，尾巴指向日出的地方，鼻子朝着日落的地方，它的鳍就是暗礁和沿岸的石壁。”（第二章）

“黄昏时，……海洋到处都是一片平静，颜色有点黄，背靠岛屿躺在那里，好象已经精疲力尽。海鸥仍旧很安静，栖息在它们

的岩石窝里。”(第二十七章)

这里有蓝色的海豚在游泳,有珍贵的海獭在嬉戏,海象的争雄,野狗的决斗……

我们来到这里,仿佛进入了美丽的童话世界,扩大了眼界,丰富了生活知识。

我们一边走着,一边听卡拉娜讲她自己的动人的故事。

这个带着浪漫主义色彩的冒险故事,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的心。卡拉娜那种奋斗精神,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。

以卡拉娜的父亲为首领的印第安人,在蓝色的海豚岛上,一直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。不幸,万恶的俄国殖民者为掠夺海上资源,杀死了卡拉娜的父亲和大部分印第安男人。于是,这个印第安部落,被迫乘船到美国东部去谋生。卡拉娜一家本来也跟着去的,可是,当船离开海岸时,她发现弟弟被遗留在岛上,就毅然地离开了迎接他们的大船,留了下来。她和弟弟以为船会再来接他们的,但船没有再来。她的弟弟又被一群野狗咬死了!卡拉娜没有家了,也没有亲人和同伴在身边,除了一篮子食物外,什么也没有了。不仅如此,俄国强盗随时还可能来;咬死她弟弟的那群可怕的野狗,又在不断地追逐她。

“怎么办呢?”

卡拉娜问自己。她发愁了。她“吃不下多少饭,也没有一天晚上不做恶梦的”。但是,她后来并没有成为困难的俘虏、死神的猎物。

她克服了重重困难,制造了防身和狩猎的武器,造了房屋,治服了野狗……

她在四处无援的绝境中，而且不是挺一挺就能过去的三天五天，也不是三年五年，而是从青年到中年的漫长岁月中，仍然对生活充满乐观精神，显得从容自在。她千方百计地使生活过得好些，再好些。她用漂亮的鸬鹚羽毛做了一条裙子，又用美丽的卵石，做一对耳环，把自己打扮起来。她感到孤独，就设法把驯服了的野狗、救活了的海獭变成自己的新朋友，使生活增加不少乐趣。

特别可贵的是，在很多年饥寒交迫、死神威逼的困境中，卡拉娜始终没有改变自己善良的性格。比如说吧，有一天，她发现一只被俄国人杀伤的小海獭，很可怜它，就把它抱回来养在水池里帮助它治伤。她明明知道小海獭总要回海里去的，但她每天都坚持给小海獭抓它最喜欢吃的鱼。要知道，卡拉娜不是海岛上的安居乐业者，更不是游客，死神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她呀！难怪小海獭对她产生了感情，回到海里后，遇见她时，总是主动上前以它特有的语言向她致意。

《蓝色的海豚岛》在客观上，也揭露了殖民者凶杀抢掠的种种暴行。

是谁破坏了蓝色的海豚岛上印第安人安居乐业的家园？

是谁使年轻姑娘卡拉娜家破人亡、自己也几乎葬身于岛上？

是万恶的殖民者。

不足的是，作者笔伐了俄国殖民者，却吹捧了美国殖民者。似乎俄国殖民者是印第安人的罪人，而美国殖民者则是印第安人的恩人。显然，这是违背历史真实的。

大家知道，美国最早的居民是印第安人。可是，外来的殖民

者，即美国统治阶级，却诬蔑印第安人是“野蛮人”、“比狼稍强的动物”，野蛮地霸占他们的土地，残酷地消灭他们。跟《蓝色的海豚岛》主人公卡拉娜同时代的美国总统杰克逊就曾提出个杀气腾腾的口号：印第安人“不投降就死亡！”美国西南部阿培齐的印第安人，由于为保卫家园进行斗争，结果遭到血腥的镇压，幸存的全部男人和三百廿九名妇女、儿童，都被关进监狱，而且一关就是二十八年之久！就这样，全国一百几十万的印第安人，只剩下二万五千人！

这就是印第安人的“恩人”——美国殖民者的历史事实。这个事实是歪曲不了的。

尽管如此，作者仍以包含着感情的笔触，为被看做“野蛮人”的印第安姑娘立传，把她塑造成一个完美的艺术形象，这还是难能可贵的。

阿 恺

阿留申人驾船来到我们岛那天的情形我还记得。起初那船浮在海面上象一个小小的贝壳，后来渐渐变大，象一只收起翅膀的海鸥。最后在初升的太阳中显出它的本来面目——原来是一艘挂着两张红帆的红船。

我和弟弟来到峡谷口上，这条峡谷蜿蜒而下，一直伸展到一个名叫珊瑚湾的小海湾。那里春天生长许多块根植物，我们正是去采集这种野菜的。

我弟弟拉莫还是个小男孩，只有我一半大，我当时才十二岁。对那些活过许多岁月的人来讲，他真是小得可以。他手快脚快，象只蟋蟀，兴奋起来也正好跟蟋蟀一样愚蠢。正因为这个缘故，为了让他多帮我采集一些野菜，不要到处乱跑，我对我看到的贝壳或是收起翅膀的海鸥，都闭口不说。

我用削尖的木棍在灌木丛中挖个不停，好象海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。即使当我确定那只海鸥原来是一艘挂着两张红帆的大船时，我也没有吭声。

可是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很少瞒得过拉莫的眼睛。他有一对黑得象蜥蜴一样的眼睛，很大很大，而且跟蜥蜴的眼睛一模一样，有时候看上去睡眠朦胧，其实这正是它看东西看得最清楚的

时候。拉莫的眼睛现在正是这样，半睁半闭，跟一只蜥蜴躺在石头上，正准备弹出舌头去捕捉苍蝇时完全相象。

“大海那样平静，”拉莫说。“就象一块光滑的石头，没有半点裂缝。”

我弟弟总喜欢把一样东西故意说成是另一样东西。

“大海不是没有裂缝的石头，”我说。“它现在不过是一片没有波浪的水。”

“在我看来它是一块蓝色的石头，”他说。“在它很远很远的边上是一朵小小的云，身子坐在石头上。”

“一朵云不会坐在石头上。不管石头是蓝色的，黑色的，还是别的什么颜色。”

“这朵云就是坐在石头上嘛。”

“云也不会坐在海上，”我说。“海豚坐在海上，海鸥、鸬鹚、海獭和鲸鱼也坐在海上，就是云不坐在海上。”

“那说不定是一条鲸鱼。”

拉莫来个金鸡独立，接着换了一只脚，还是金鸡独立在那里，看着船渐渐驶近，他不知道那是一艘船，他还从来没有见过一艘船呢。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船，不过我知道船的样子，因为我听别人说过。

“你在那里看着大海发呆，”我说，“我在这里挖野菜。到时候野菜只有我的份儿，没有你的份。”

拉莫用棍子戳起土来。可是那艘船越驶越近，船帆透过晨雾泛出一片红光。拉莫的眼睛盯在那艘船上，却装出一副没有去看它的样子。

“你看见过一条红鲸鱼吗？”他问。

“看见过。”我说，尽管我从来没有看见过。

“我看见过的鲸鱼都是灰色的。”

“你还小咧，海里游的东西哪能都看到过呢。”

拉莫挑起一把野菜，准备丢到篮子里去。忽然他把嘴张得大大的，过了一会儿才重新闭上。

“独木舟！”他喊叫道。“一条大独木舟，比我们所有的独木舟加在一起还大。还是一条红颜色的呢！”

究竟是独木舟还是船，拉莫并不在乎。一刹那工夫，他已经把野菜抛在空中，撒腿就跑，穿过灌木丛，一路跑一路哇哇直叫。

我还在继续采集野菜，但我挖的时候，两只手抖个不停，事实上我比弟弟还要激动。我知道那是一艘船，不是什么大独木舟，而且我还知道，来一艘船背后还有许许多多文章。我想丢掉棍子，也跑过去看看，不过还是克制住了，因为我懂得村子里的人需要野菜。

我把篮子装得满满的时候，阿留申人的船已经绕过我们岛四周宽大的海草区，来到守卫珊瑚湾的两块大礁石之间。阿留申人到来的消息已经传到卡拉斯—阿特村。村里的男人已经拿着武器沿着弯弯曲曲的小道飞快地奔向海岸。村里的妇女则聚集在方山边上。

我穿过茂密的灌木丛，也迅速跑下峡谷，来到海边的峭壁上面。我蹲下身子趴在那里。我的下面就是海湾。那时候已经退潮，太阳照耀着海滩上白色的沙子。我们村里的男人有一半站在海边。其余的人隐藏在小道尽头的岩石后面，准备一旦来者

不怀好意，就向他们发动进攻。

我蹲在矮小的灌木丛中，努力使自己不掉下崖去，既要把自己隐藏好，又要对下面发生的事情，看得清听得明。正当这时，船上放下一只小船。小船上有六个男人划着长桨。他们的脸很宽，黑色的头发油光发亮，披散下来遮住了他们的眼睛。他们走得更近了一些，我看得清他们鼻子上有骨头的装饰品。

这些人的后面，还有一个黄胡子大汉站在小船上。以前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俄国人，但是我父亲给我讲过俄国人的事。这个人叉开两腿站在那里，手背在腰后，眼睛盯在小海港上，好象海港已经是属于他的了。看见他这个模样，我疑心这个人来自北方，是使我们害怕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个。小船滑上岸以后，这人跳下船来哇哇乱叫，那时我就确信他准是个俄国人。

他的声音在海湾的石壁上回荡。这些话非常奇特，跟我听过的语言都不一样。后来他又用我们的话慢慢地讲了起来。

“我是为和平而来的，并希望同你们进行谈判，”他对岸上的男人说。

谁也不回答。我的父亲也藏在岩石中间，这时他走下倾斜的海滩，把镖枪插进了沙里。

“我是卡拉斯—阿特的头人，”他说。“我叫科威格头人。”

他向陌生人吐露真名实姓，使我感到很吃惊。在我们部落里，人人都有两个名字，真正的名字是秘密的，很少使用，还有一个是普通的名字，因为如果别人经常使用你的秘密名字，它就会用得太多，失去魔力。因此，人家都叫我“王一阿—巴—勒”，意思是头发又黑又长的姑娘，我的秘密名字却是卡拉娜。我父亲

的秘密名字叫做科威格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向一个陌生人说出自己秘密的名字。

这个俄国人微微一笑，举起了一只手，自称是奥罗夫船长。我父亲也举起一只手。我看不见他的脸，也说不准他会不会报以微笑。

“我带来了四十个人，”俄国人说。“我们是来猎捕海獭的。我们希望捕猎期间能在你们岛上扎营。”

我父亲没有吭声。他是一位高大的人，虽说没有奥罗夫船长那样高。他挺起胸站在那里考虑俄国人的话。他不急于回答，因为阿留申人以前也曾经来猎捕过海獭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可是我父亲还记得他们。

“你记起另一次捕猎了吧，”看我父亲沉默不语，奥罗夫船长说道。“我也听说过这件事。那是由米特雷夫船长率领的，他是一个笨蛋，现在已经死掉了。当时引起冲突的原因是他让你和你的部落包干了捕猎的全部活儿。”

“我们曾经捕猎过，”我父亲说，“可是你叫他笨蛋的那个人要我们长年累月捕猎下去，也不让我们歇口气。”

“这回你们什么也不要干，”奥罗夫船长说，“由我们的人来干，猎到海獭我们会分给你们的。三分之一归你们，用东西抵偿，三分之二归我们。”

“应该对半分才是，”我父亲说。

奥罗夫船长把目光移向大海。“等我们把给养安全运上岸以后再谈吧，”他回答说。

那天上午天气晴朗，只有一点小风，但是一年这一季节中暴

风雨随时会来，所以我明白为什么俄国人要急于把东西搬到我们岛上来。

“最好现在就谈妥，”我父亲说。

奥罗夫船长向我父亲走开两大步，然后又回转身来对着他。“既然工作由我们干，而且工作很危险，分给你们三分之一是公平的。”

我父亲摇摇头。

俄国人抓了抓胡子。“既然大海不是你们的，我为什么非要分给你们一份呢？”

“蓝色的海豚岛周围的海域是属于我们的，”我父亲回答说。他的语调十分温和，他生气的时候总是这样的。

“你是说从这里到山塔·巴巴拉海岸——二十里格^①以外吗？”

“不，只是和这个岛连接的水域和海獭聚居的地方。”

奥罗夫船长咕嘟了几声。他看看站在海滩上以及从岩石后面踏出来的人，又看看我父亲，耸了耸肩膀。忽然他露出了一口长牙，微笑起来。

“那就对半分吧，”他说。

他还说了些什么，只是我没有听见，因为那时我过于激动，弄翻了一块小岩石，咔嚓一声滚下了峭壁，正好掉在他的脚边。海滩上人人都在往上看。我悄悄地离开了矮树丛，一口气跑上了方山。

^① 里格，长度名，在英美为三英里。

二

奥罗夫船长和他的阿留申猎人那天上午搬到岛上来了，从船上到珊瑚湾海滩他们来回跑了好几趟，才把东西搬完。因为这片海滩很小，一涨潮几乎完全给水淹没，他就想在其他地势较高的地方扎营。我父亲同意了这一点。

也许我应该讲一讲我们岛的情况，以便你了解它的地形、村子在什么地方，整个夏天阿留申人多半驻扎在什么地方。

我们的岛有两里格长，一里格宽，假如你站在岛中央耸起的一个小山上，你会认为它象一条鱼。就是说象一条侧躺的海豚，尾巴指向日出的地方，鼻子朝着日落的地方，它的鳍就是暗礁和沿岸的石壁。当初这个岛新发现的时候，是否有人确实站在那些小山上，根据形状把它叫作蓝色的海豚岛的呢，那我就知道了。我们的海里聚居着许多海豚，由此得名也有可能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就是这样称呼这个岛的。

关于我们的岛，我想，你首先会注意到的就是风。差不多天天刮风，有时刮西北风，有时刮东风，每隔一些时候刮上一阵南风。除了南风以外，其他风都刮得很大，因为这个缘故，这里的山都是光秃秃的，树干低矮盘曲，即使珊瑚湾峡谷中的树木也是如此。

卡拉斯—阿特村座落在一座小方山的东边，靠近珊瑚湾，有一眼很好的泉水。村子北边大约半里格远的地方另外还有一眼泉水，阿留申人的帐篷就搭在那里，那些帐篷用皮子做成，离地很低，阿留申人只得贴在地上爬进去。黄昏时刻我们看得见他们的火光。

那天晚上，我父亲警告卡拉斯—阿特全村的人，不许他们到营房去串门。

“这些阿留申人来自最北边的一个国家，”他说。“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不同，语言也不一样。他们是来捕捉海獭的，他们分给我们一份收获，用他们带来的东西抵偿，这些东西对我们很有用。因此这样做对我们有利。不过我们要是想跟他们亲近，就不会有利了。他们是一些不懂友谊的人。他们不是以前来过这里的那些人，可是多年以前给我们带来不幸的那些人，跟他们属于同一部落。”

大家都听从了我父亲的话。我们没有到阿留申人营房里去串门，他们也不到我们村里来。这并不是说他们干些什么我们都不知道，他们吃的是什​​么，怎样烹调的，每天杀死多少海獭以及别的一些事情我们都很清楚，因为他们捕猎的时候我们总有人在峭壁上监视，他们回到营房，我们就有人在峡谷里监视。

譬如拉莫就曾带来过关于奥罗夫船长的消息。

“早上他爬出帐篷坐在一块岩石上，梳他的胡子，一直梳到象鸬鹚的翅膀一样闪闪发亮，”拉莫说。

比我大两岁的乌拉帕姐姐收集到的消息特别离奇。她起誓赌咒说，在猎人当中有一个阿留申姑娘。

“她和那些男人一样穿着皮衣，”乌拉帕说，“戴一顶皮毛帽子，帽子下面却是一直拖到腰部的浓头发。”

谁也不相信乌拉帕的话。人人都觉得猎人不会带个妻子来给自己添麻烦，这种想法是可笑的。

那些阿留申人也同样监视着我们的村子，要不然的话，他们就不会知道他们到来不久我们遇到的好运。

事情是这样的。早春时光不是打鱼的好季节。波涛汹涌的海面和冬天的风浪把鱼赶到了深水里去，鱼群要在那里待到气候稳定才游到海面上来觅食，而深水里是很难捕鱼的。在这期间村子里的人吃东西很节省，吃的多半是秋天收藏起来的种子。

一个狂风暴雨的下午，乌拉帕给我们带来了交好运的消息。乌拉帕是个一刻也闲不住的姑娘。她到岛东部的一个岬角上去，想在那里拣到一些海贝。回家路上，她刚爬上一个峭壁，听得背后有一片很大的响声。

起初她不明白这是什么响声，以为是山风穿过岩洞引起的回声。她刚想离开，忽然发现海湾底下有一些银白色的影子。这些影子在动。再一看，原来是一群白鲈鱼，一条条都有她那样大的个儿。这群鲈鱼受到了逆戟鲸的追逐。逆戟鲸捉不到海豹，就来捕食鲈鱼，鲈鱼拚命向岸边游来，想以此逃脱逆戟鲸的追击，只是慌里慌张弄错了水的深度，结果让海水抛上了岩岬角。

乌拉帕丢下拾海贝的篮子，赶快往村子里跑，奔到村子里，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只会朝海岸指指点点。

妇女们正在做晚饭，全都停下来，团团围住她，等她开口。

“一群白鲈鱼……”她终于说了出来。